

第二十二卷

櫻桃青衣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窘迫。嘗暮乘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眾。盧子方詣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在下坐。盧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餐櫻桃。青衣云：「娘子姓盧，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即盧子再從姑也。青衣曰：「豈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君不往起居？」盧子便隨之。過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盧子立於門下，青衣先入。

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子相見，皆姑之子也。一任戶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太常博士。二人衣緋，二人著綠。形貌甚美。相見言敘，頗極歡暢。斯須，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詞高朗，威嚴甚肅。盧子畏懼，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內外，備譜氏族，遂訪兒婚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容質，頗有令淑，當為兒婦，平章計必允遂。」盧子遽即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家並到，車馬甚盛，遂檢歷擇日，云後日吉，因與盧子定謝。姑云：「聘財函信禮物，兒並莫憂，吾悉與處置，兒在城有何親故，並抄名姓，並其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台省及府縣官。明日下函，其夕成婚，事事華盛，殆非人間。明日設席，大會都城親長，拜禮畢，遂入一院。院中屏帷牀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仙，盧生心不勝喜，遂忘家屬。

俄又及秋試之時，姑曰：「禮部侍郎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第。又應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連官，情分偏洽，令渠為兒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受秘書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縣尉。」數月，敕授王屋尉，遷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銓畢，除郎中，餘如故。知制誥，數月即真遷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鑒平允，朝廷稱之，改河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綢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政事。數月，為東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是經三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畢，內外諸孫十人。

後因出行，卻到昔年逢攜櫻桃青衣精舍，復見其中有講筵，遂下馬禮謁。以故相之尊，處端揆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自簡貴，輝映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既而，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前後官吏一人亦無。彷徨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捉驢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餓驢饑，郎君何久不出？」盧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罔然歎曰：「人世榮華，窮達富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官達矣。」遂尋仙訪道，絕跡人世焉。

獨孤遐叔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於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游劍南，與其妻訣曰：「遲可週歲歸矣。」遐叔至蜀，羈棲不偶，逾二年乃歸。至戶縣西，去城尚百里，歸心迫速，取是夕到家，趨斜徑疾行，人畜既息。至金光門五六里，天色已暝，絕元逆旅，惟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

時近清明，月色如晝。係驢於庭外，人空堂中。有桃杏十餘株。夜深，施衾褥於西窗下偃臥。方思明晨到家，因吟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牆外有十餘人相呼，聲若里胥田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有夫役數人，各持畚鍤箕帚，於庭中糞除訖，復去。有頃，又持牀席、牙盤、蠟燭之類，及酒具、樂器，闐咽而至。遐叔意謂貴族賞會，深慮為其迫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樑上伺之。鋪陳既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衣黃頭亦十數人，步月徐來，言笑晏晏。遂於筵中間坐，獻酬縱橫，履局交錯。中有一女郎，憂傷摧悴，側身下坐，風韻若似遐叔之妻。窺之，大驚。即下屋，稍於暗處，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方見一少年，舉杯屬之曰：「一人向隅，滿坐不樂，小人竊不自量，願聞金玉之聲。」其妻冤抑悲愁，若無所控訴，而強置於坐也。遂舉金雀，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歿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滿坐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之謂乎？」少年相顧大笑。

遐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乃就階間門一大磚，向坐飛擊，磚才至地，悄然一無所有。遐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駕而歸，前望其家，步步淒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蒼頭先入，家人並無恙，遐叔乃驚愕，疾走人門。青衣報娘子夢驚方悟。遐叔至寢，妻臥猶未興。良久，乃曰：「向夢與姑妹之黨，相與玩月，出金光門外，向一野寺，忽為兇暴者數十，脅與雜坐飲酒。」又說夢中聚會言語，與遐叔所見並同。又云：「方飲次，忽見大磚飛墮，因遂驚魘殆絕，才寤而君至。」豈幽憤之所感耶。

邢鳳

元和十年，沈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於東池便館。既半，隴西公曰：「餘少從邢鳳游，記得其異，請言之。」客曰：「願聽。」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為古妝，而高鬢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鳳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牀。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類此，凡數十篇。美人曰：『君必欲傳，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箋，傳《春陽曲》，其詞曰：

長安少女玩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

舞袖弓彎渾忘卻，羅帷空度九秋霜。

鳳卒吟，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使妾教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為弓彎狀，以示鳳。既罷，美人低然良久，即辭去。鳳曰：『願復少留。』須臾間，竟去。鳳亦尋覺，昏然無有所記，及更於牀袖得其辭，驚視，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為餘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群佐及宴，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州劉誠、曹爽、

「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出長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促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使佐西乞術伐河西。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

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婿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倖臣蓄之，固辭不得。遂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延亞之人，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著偏袖衣，妝不多飾。其芳妹明媚，筆不可模畫。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為「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由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蕭，每吹蕭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嘗元祝壽，內史廖先曾為秦以女樂遺西戎，戎王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主悅，嘗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

復一年，春，公主無疾忽卒。公迫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輓歌，應教而作曰：

泣葬一技紅，生同死不同。

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

舊日聞蕭處，高樓當月中。

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

進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失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

白楊風哭兮，石 鬢莎。

維英滿地兮，春色煙和。

朱愁粉瘦兮，不生綺羅。

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

亞之亦送葬咸陽，宮中十四人殉。亞之以悼悵過戚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居宮中矣。

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將托久要，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敝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元狀，肺腑公室，待罪左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幸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時日將去。」公置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拊鞀，嗚嗚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廣揚歌以塞別。」公命趨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為歌詞曰：

擊體舞，恨滿煙光無處所。

淚如雨，欲擬著詞不成語。

金鳳銜紅舊繡衣，幾度宮中同看舞。

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春風何處去。

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和之，四座皆位。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人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窗紗擅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

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

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胭脂。

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臥邸舍。明日，亞之為友人崔九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餘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嗚呼！弄玉既仙矣，惡又死乎！

張生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饑寒，一旦別妻子，游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州門，到板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徑路而歸。忽於草莽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下驢以詣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賓客語笑方洽。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

見其長鬚者持杯：「請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幼習詩禮，甚有篇詠。欲不為唱，四座勤請。乃歌曰：

歎衰草，絡緯聲切切，

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鬢如雪。

長鬚云：「勞歌。」一杯飲訖。酒至白面少年，復請歌。張妻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長鬚持一籌著云：「請置觥，有拒請歌者，飲一鍾。歌舊詞中笑語準此罰。」於是，張妻又歌曰：

勸君酒，君莫辭，

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

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

酒至紫衣者，復持杯請歌。張妻不悅，沉吟良久，乃歌曰：

怨空閨，秋日亦難暮，

夫婿斷音書，遙天雁空度。

酒至黑衣胡人，復請歌。張妻連唱三四曲，聲氣不續，沉吟未唱間，長鬚拋觥云：「不合推辭。」乃酌一鍾。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胡人酒曰：

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

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

酒至綠衣少年，持杯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即當睽索。無辭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

螢火穿白楊，悲風人荒草。

疑是夢中游，愁迷故園道。

酒至張妻，長鬚歌以送之云：

花前始初見，花下又相送。

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

酒至紫衣胡人，復請歌云：「須有豔意。」張妻低頭未唱間，長鬚又拋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擊之，中長鬚頭。再發一瓦，中妻額。闐然無所見。張生謂其妻已卒，慟哭，連夜而歸。

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張生問其妻，婢僕曰：「娘子夜來頭痛。」張生入室，問妻病之由。曰：「昨夜夢草莽之處，有六七人，遍令飲酒，各請歌。孛凡歌六七曲。有長鬚者，頻拋觥。方飲次，外有發瓦來，第二中孛額，因驚覺，乃頭痛。」張生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耳。

劉道濟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嘗夢見一女子，引生於窗，下有側柏樹，葵花，遂為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窗，側柏葵花，宛是夢所游。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

又有彭城劉生，夢人一娼樓，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亦心邪所致。聞於劉山甫也。

淳於棼

東平淳於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為事。家住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長，清陰數畝。淳於生日，與群豪大飲其下，其以唐貞元七年九月，因沉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予將秣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

生解衣就枕，昏然忽忽，彷彿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白牡，左右從者七八，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驅人穴中，生頗甚異之，不敢致問。豁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郭郭城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避於左右。又人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

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雕楹，華木珍果，列植於庭下；几案茵褥，簾幃肴膳，陳設於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階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敝國遠僻，奉迎君子，托以姻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避易道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賢尊命，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續造儀式。」

有頃，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私心念之，意以為父在邊將，因沒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蕃交遜，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雁幣帛，威容儀度，伎樂絲竹，肴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鹹備。有群女，或稱華陽姑，或稱香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名者數輩，皆侍從左右。冠翠風冠，衣金霞帔，彩碧金鈿，目不可視。遨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於郎為戲弄。鳳態妖麗，言詞巧豔，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笑調謔。吾與瓊英妹結絳中，掛於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悟上真子，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講下舍金鳳釵兩隻，上真子舍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講筵中，於法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顧餘輩曰：『人之與物，皆非野間所有。』或問吾氏，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戀戀，矚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群女曰：「不意今日與此君為眷屬。」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為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對曰：「然。」生前，執手敘舊久之。生謂曰：「子何以居此？」於華曰：「吾放游，獲受知於右相武侯侯段公，因以棲托。」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為司隸，權勢盛甚，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歡。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冠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睹於盛禮，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淒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道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向者群女姑姊，各乘鳳翼輦，亦往來其間。

至一門，號「修儀宮」，群仙姑姊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輦，拜，揖讓升降，一如人間。撤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效歡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洽，榮輝日盛，出入車服，游宴賓御，次於王者。王命生與群僚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澤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因他日啟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邇來絕書，告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觀。」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上，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饋致賀之禮，一以遣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復問親戚存亡，閭里興廢。復言道路乖遠，鳳煙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觀，云：「歲在丁丑，當與汝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

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為官乎？」生曰：「我，放蕩者，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為之一字當奉費。」妻遂曰：「上。」

曰，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屈往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敬受教命。王遂敕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篋、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饒公主之行。生少游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自悲負乘，繹致覆。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托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也。」王並依求以遣之。其夕，王與夫人餞於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穰，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能治之。況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於郎性剛好酒，加之少年，為婦之道，貴乎順柔，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疆不遙，晨昏有問，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

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輿、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物闐咽，鐘鼓喧嘩不絕。十數里，見雉堞台觀，佳氣鬱郁。入大城門，門亦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遷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聘於王族，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

是歲，有檀蘿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訓將練師以征之。乃表周棄將兵三萬，以拒賊之眾於瑤台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銷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舍之。

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邁疾，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途，男女叫號，人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於國。王與夫人素衣哭於郊，候靈輿之至。諡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

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恒，交遊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憚之。時有國人上表云：「玄象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議以生侈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游從，處之私第。生自侍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夭枉，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為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昏睡，懵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

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門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歎異。生上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途，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愈怏怏。生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謳歌自若，乃答曰：「少頃即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澹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自階，已身臥於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寤如初。見家之童僕擁於庭，二客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尚湛於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

生感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即夢中所經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為祟。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折查，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洞。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積土壤，以為城郭台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台，其色若丹。一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是其王矣。即槐安國都也。又旁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中，亦有土城小樓，群蟻亦處其中，即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墟，嵌異狀。中有一腐龜殼，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蒼，掩映振殼，即生所獵靈龜山也。又旁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即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於懷，披閱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還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群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蘿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澗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群蟻隱聚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司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童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於牀。生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於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

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泊淮浦。偶覲淳於生貌楚，詢訪遺蹟，反覆再三，事皆摭實，輒編尋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著生，翼將為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為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

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

劉景復

吳泰伯廟，在東閭門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黨，合牢禮，祈福於三讓王。多圖善馬、彩輿、子女以獻之。非其月，亦無虛日。

乙丑春，有金銀行首，糾合其徒，以輕綺畫美人，侍女捧胡琴以從，其貌出於舊繪者，名美人為勝兒。蓋戶隔壁，會前後所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會陵，置酒於廟之東通波館。而欠伸思寢，乃就榻。方寐，見紫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而至廟。周旋揖讓而坐。

王語劉生曰：「適納一胡，琴藝甚精，而色姝麗，知吾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寵其藝。」初，生頗不甘，命酌人間酒一杯與歌，逡巡酒至，並獻酒物。視之，乃適館中祖筵者也。生飲數杯，微醉，而作歌曰：

繁弦已停雜吹歌，勝兒調弄邈娑發。
四弦擺捻三四聲，喚起邊風駐寒月。
大聲漕潔奔泥況，浪蹙波翻倒溟渤。
小弦切切怨，鬼泣神悲低賽。
側腕斜挑掣流電，當秋直戛騰秋鵬。
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
我聞天寶年前事，涼州水西作城窟。

麻衣左衽皆漢民，不幸胡塵暫蓬勃。
太平之未狂胡亂，犬豕奔騰恣唐突。
玄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
一朝漢民沒為虜，飲恨吞聲空嗚咽。
時看漢日望漢天，怨氣沖星成彗孛。
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閉卒。
河惶咫尺不能收，挽索推車徒。
今朝聞奏涼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
勝兒若向邊塞彈，征人血淚應闌干。

歌成，劉生乘醉落筆，草札而獻。王尋繹數四，召勝兒以授之。王之侍兒有不樂者，怒色形於面。生持酒，以金如意擊勝兒，破，血淋襟袖，生乃驚起。

明日，視繪，果有損痕。歌今傳於吳中。

安西張氏女

安西布帛肆，有販鬻求利而為之平者，姓張。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女嘗晝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戟森然。由之而入，望其中堂，若設宴張樂。左右廊皆施帷幄。有紫衣吏引張氏於西廊幕次，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釵鈿照耀。既至，吏促張妝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

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競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為其小吏，識之，乃吏部沈公也，俄又呼曰：「尚書來！」又有識者，並帥王公也，逡巡復連呼曰：「某來」，皆郎官以上六七人。坐畢，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群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震響，中宵酒酣。並帥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焉。謂曰：「汝習何技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予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今口授，吟曰：

環梳鬧掃學宮妝，獨立閒庭納夜涼。

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

謂張曰：「其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忽驚啼而寤，手捫衣帶曰：「尚書命我矣。」索筆錄之。問其故，泣對所夢，且曰：「吾將死乎？」母怒曰：「汝夢魘爾，何乃出不祥言如是！」因臥病累日。外親有持酒肴者，又有將食來者，女曰：「且須膏沐澡滌。」母聽之。良久妝盛飾而至。食畢，乃遍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可留，某今往矣。」因援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司馬才仲

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

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

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為錢塘幕官。其廨舍後堂，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為錢塘尉，為續其詞後云：

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浦。

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即前聲喏，而火起舟尾，倉忙走報，家已慟哭矣。

渭塘奇遇

至順中，有王生者，本土族子，居於金陵。貌瑩寒玉，神凝秋水，姿狀甚美，眾以奇俊王家郎稱之。年二十未娶。有田在松江，固往收秋租。回船過渭塘，見一新肆，青旗出於簷外。朱欄曲檻，縹緲如畫。高柳古槐，黃葉交墮。芙蓉十數株，顏色或深或淺，紅葩綠水，相映上下。白鵝一群，游泳其間。生泊舟岸側，登肆沽酒而飲。斲巨螯之蟹，脰細鱗之鱸。果則綠檣黃橙，蓮池之藕，公坡之栗。以花磁盞酌真珠紅酒而飲之。

肆主亦富家，其女年一十八，而知音識字，態度不凡。見生在座，頻於幕間窺之。或出半面，或露全體，去而復來，終莫能捨。生亦留神注意。彼此目視久之。已而酒盡出肆，怏怏登舟，如有所失。

是夜，遂夢至肆中，人門數重，直抵舍後，始至女室，乃一小軒也。軒之前，有葡萄架。架下鑿池，方圓盈丈。以石之，養金魚於中，池左右植垂絲檜一株，綠蔭婆娑。靠牆結一翠柏屏，屏下設石假山三峰，岌然競秀。草則金線繡墩之屬，霜露不變色。窗間掛一雕花籠，籠內畜一綠鸚鵡，見人能言，軒下垂小木鶴二隻，銜線香焚之。案上立二古銅瓶，插孔雀尾數莖，其旁設筆硯之類，皆極濟楚。架上橫一碧玉簫，女所吹也。壁上貼金花箋四幅，題詩於其上，詩體皆效東坡。四時詞字畫，則似趙松雪，不知何人所作也。其一云：

春風吹花落紅雪，楊柳陰濃啼百舌；

東家蝴蝶西家飛，前歲櫻桃今歲結。

鞦韆蹴罷鬢，粉汗凝香沁綠紗；

侍女亦知心內事，銀瓶汲水煮新茶。

其二云：

芭蕉葉展青鸞尾，萱草花含金鳳嘴；

一雙乳燕出雕樑，數點新荷浮綠水。

困人天氣日長時，針線慵拈午漏遲；

起向石榴陰畔立，戲將梅子打鶯兒。

其三云：

鐵馬聲喧風力緊，雲窗夢破鴛鴦冷；
玉爐燒麝有餘香，羅扇撲螢無定影。
洞簫一曲是誰家，河漢西流月半斜；
要染纖纖紅指甲，金盆夜搗鳳仙花。

其四云：

山茶未開梅半吐，風動簾旌雪花舞；
金盤冒冷塑俊猊，繡幕圍春護鸚鵡。
倩人呵筆畫雙眉，脂水凝寒上臉遲；
妝罷扶頭重照鏡，鳳釵斜壓瑞香枝。

女見生至，與之承迎，執手入室，極其歡謔，會宿於寢，雞鳴始覺，乃困臥蓬窗底爾。是後歸家，元夕而不夢焉。

一夕，見架上玉簫，索女吹之。女為吹《落梅鳳》數闕，音調瀏亮，響徹雲際。

一夕，女於燈下繡紅羅鞋，生剔燈，誤落燈花於上，遂成油暈。

一夕，女以紫金碧鈿指環贈生。生解水晶雙魚扇墜酬之。即覺，則指環宛然在手，視扇墜，則元有矣。生大以為奇，遂效元稹體

賦「會真詩」三十韻，以記其事。詩曰：

有美閨房秀，天人謫降來。
風流元有種，慧黠更多才。
碾玉成仙骨，調脂作豔腮。
腰肢風外柳，標格雪中梅。
合置千金屋，宜登七寶台。
嬌姿應自許，妙質孰能陪。
小小乘濁壁，真真醉彩灰。
輕塵生洛浦，遠道接天台。
放燕簾高卷，迎人戶半開。
菖蒲難見面，豆寇易含胎。
不待金屏射，何勞玉手栽。
偷香渾似賈，待月又如崔。
蕭許秦宮奪，琴從卓氏猜。
鶯聲傳縹緲，燭影照徘徊。
窗薄涵魚，爐深噴麝煤。
眉橫青岫遠，鬢綠雲堆。
權玉輕輕制，衫羅窄窄裁。
文鴛游浩蕩，瑞鳳舞。
恨積鮫帕，歡傳琥珀杯。
孤眠憐月妹，多忌笑河魁。
化蝶能通夢，游蜂浪作媒。
雕欄行共倚，繡褥坐相偎。
啖蔗逢佳境，留環獲異財。
綠陰駕並宿，紫氣劍雙埋。
良夜難虛度，芳心未肯摧。
殘妝猶在臂，別淚已凝腮。
漏滴何須促，鐘音且莫催。
峽中行雨過，嶺上看花回。
才子能知爾，愚夫可語哉。
多生曾種福，親得到天台。
詩訖，好事者多傳誦之。

明歲，復往收租，再過其處，則肆翁甚喜，延之人內，生不知其意，逡巡辭避。坐定，翁以誠告之曰：「老拙惟一女，未曾適人。去歲君子所至，於此飲酒，偶有所睹，不能定情，因遂染疾，長眠獨語，如醉如癡，餌藥無效。昨夕忽語曰：『明日郎君至矣，宜往候之。』初以為妄，固未之信。今日而君子果涉吾地，是天假其靈，而賜之便也。」因問生婚娶未曾，又問其閨闈氏族。大喜。肆翁即握手入於內室，至女子所居軒下，門窗戶闔，則皆夢中所歷也。草木台沼，器用什物，又皆夢中所見也。

女聞生至，盛妝而出，衣服之麗，簪珥之華，又皆夢中所識也。女言：「去歲自君去後，思念切至，每夜夢中與君相會，不知何故？」生曰：「吾夢亦如之耳。」女歷敘吹簫之曲，繡鞋之事，無不吻合者。又出水晶雙魚扇墜示生，生亦舉紫金碧鈿指環，兩相表訂以證之。彼此大驚，以為神契。遂與生同居偕老，乃為夫婦于飛而還。終以團圓，可謂奇遇矣。